

我非常年轻的时候碰到一本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被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文笔吸引了。那是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早期，大多报刊的散文还是拘谨的。三毛的文字像一股清流，带来独特的鲜活的浪漫的甚至是闪电般的冲击，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，橄榄树、远方、流浪，这些字眼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是不可想象的传奇。

在三毛故居，望故乡

程黎眉

于是我去买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三毛全套作品，那些书名不落窠臼，如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《送你一匹马》《哭泣的骆驼》等等。这两天，我从近年很少打开的旧书柜里翻找出它们，每一册的扉页都有我当年的印章和签名，仿佛回到了遥远的青年时代。那个印章是我的大学同学赵声良用橡皮刻出来的“蕙眉”二字，那个时候他还是我的同桌，正在准备去远方——敦煌，现在的他已经是国内敦煌研究的顶级专家、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；而我也离开故乡很多年了；那个记忆中年轻浪漫的奇女子三毛，竟然已经作古三十多年了。翻开那些书

籍，定价都便宜得让人讶异，每本1.20元或1.35元不等，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。

那时的我自觉能跟三毛这样的女人处在同时代是有趣的，远远地知道她万水千山走遍，羡慕她的洒脱不羁。她不停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，或者电视里，我和喜欢她的读者一样，期待着她新的作品。我也不会忘记，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在一家媒体的活动中，惊闻她离世的新闻，我受邀请唱了那首《橄榄树》，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——”歌声响起，众人静然。

三毛的文字笨拙不驯，她的文艺腔与众不同，我几乎没有读过琼瑶，但是我读了三毛的全部作品，包括最后的电影剧本《滚滚红尘》，我相信这是她向张爱玲致敬的一部作品，她们有着相近的地方，比如倔强，比如聪慧，比如我行我素，比如某些极具天赋的神来之笔。

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今生今世会与三毛有交集：我的散文《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》获得“三毛散文奖”，在三毛祖籍舟山定海举办的颁奖活动中，再一次与三毛“重逢”。我参观了那些具有

历史感的人文景观，在定海山的丰阜门内，看到“定海古城，千年海邑”“市井民众，知书达理，崇文重商”的牌匾，很羡慕这座城市拥有的书卷气质，这里的市风安静井然，很多人在参观一条街上的“文房四宝”，确实给人以知书达理的印象。

定海人是有福的，在厚重的文化氛围里，熏陶、浸染，难怪能产生三毛这样传承文脉的作家。

在三毛故居小沙，一座座古意的旧居里，满墙都是三毛万水千山走遍的痕迹，她用过的背包、鞋子，她的手迹，我再一次看见我年轻时代那些熟悉的影像：在撒哈拉大沙漠花枝招展地游荡，在街头的自行车上开怀大笑，光着脚坐在街头注视人群。她是独特的，无论是她的形象还是她的文字，她创造了一种文字以外一个女作家率真不羁的风情，她独特的爱情和独闯天涯的魅力，吸引了无数青年男女从各地奔赴而来。在三毛书屋，我看到很多女孩子打扮成三毛的模样：中分的黑直长发，曳地长裙，书卷习习，风情万种，仿佛三毛再世。这穿梭的人群中，有三毛的姐姐和弟弟，他们回到祖屋，为这场三毛的盛会而来，这些家人



月色令人醉

(中国画) 李企高

的出现，让这座故居回旋着怀旧和深情的气韵，一时间街巷熙攘，人流逶迤。

这个叫“小沙”的地方，弥漫着海边的雾气，竹林环绕，白墙灰瓦，有朦胧之美。三毛称这里为故乡，并自诩为“小沙女”。就在鸟瞰小沙的山台上，我们与三毛的弟弟交谈，关于故乡。“故乡”一词触动了我的神经，是啊，我的这篇散文就是写故乡的，我想起我的故乡红岸，那里的冬天漫天大雪，与这舟山群岛相隔千里之外，是彻彻底底迥异的北国风光，我在中学的地理书上遥想过舟山群岛。每个人的故乡都是独特的，她千姿百

态，风光不同，方言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，但是在情感上，远离故乡的人们却有着相通的乡愁，每每说起故乡，每个人都有铭心刻骨的想念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。

三毛在《橄榄树》中写道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”在不同的时空里，人们殊途同归。我的散文中这样的话：“故乡终将越来越远，远到我们生命的尽头。”“远离故乡若干年的我们，现在成为地地道道的异乡旅人，客里似家家似寄，故乡已经变成只能怀恋不能久居的来处，往后余生，终将在他乡看日升月落，在异乡的街角寻找一些似曾相识的景物聊以安抚客居的心。”

乙巳夏回乡

董少校

高铁飞驰半日间，鲁乡绿树又鸣蝉。农人引水润枯苗，师友谈诗荡校园。谁见书橱尘厚积，漫读课本鬓微斑。寄寓中城观世界，回村小住心舒然。

我是江苏盱眙人，出生于1925年10月6日，6岁丧母。1940年的秋天，淮南联合中学的校门向我敞开。半塔镇的风裹着硝烟，却也送来希望的讯息。校长方毅的身影总在晨光里匆匆掠过，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的报告，是比任何课本都震撼的启蒙。记得第一次听他讲抗战局势，台下所有眼睛是那样的专注，我攥着笔记的手微微发抖，仿佛看见迷雾中的灯塔。

次年春天，我走进行政院财经系培训班。四个月的时光，粉笔灰与算盘珠声交织，结业时领到的委任状还带着油墨香。16岁的我走进铅印工厂当会计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，渐渐成了我抗击敌人的另一种武器。日军的掠夺让山河泣血，他们运走粮食、煤炭，连土地都被啃噬出狰狞的伤口。但在这片焦土上，根据地的人们像倔强的野草，用双手重新播种希望。

纺织机的嗡鸣、烟草作坊的醇香、合作社里的欢笑声，在战火间隙生长。我看着减租减息的政策让佃户挺直脊梁，看着农业合作组织的秧苗在田野里舒展新绿，那些账本上的数字不再冰冷——它们是战士的绷带，是百姓的口粮，是一

我在“三毛散文奖作家林”里种下一棵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橄榄树，这是这个奖最有趣的事，在“为什么流浪……”的歌声里，我们在三毛故乡留下了一个生命的印记，很快将曲终人散，我们终将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对于我，却有了一个记挂——远方的橄榄树。

说来也巧，在三毛的祖地，我重逢了中学同学

寸寸夺回的生机。

1943年，我调任盱眙县贸易局利华公司会计，这家公司的任务是给新四军筹集抗战物资。淮河的浪拍打着货船，我们将淮南的稻米、茶叶装土木舟，再换回紧缺的布匹与药品。20岁的我趴在油灯下算账，煤油味混着账本的纸香，每一笔进出都牵扯着无数人的生死。由于我积极要求上进，一心想着如何干好贸易工作，为根据地的群众服务，全力以赴为新四军筹集物资颇有成绩，经卢明和杨万祥两位同志介绍，我于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从会计股长到利华公司会计主任，职务在变，账本在变，可每当指尖抚过那些记录物资流转的数字，眼前总会浮现战士们裹着破布的伤口，想起老乡们捧着新米时眼里的光，我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如一。

如今百年光阴倏忽而过，我摩挲着闪亮的党徽，那些在账本里跳动的山河岁月，依然在记忆深处流淌。

十日谈

亲历抗战

责编：刘芳

七月二十日，申城入伏，时序盛夏，当天晴、东南风。我住在临近徐汇滨江的一座居民楼的高层，起床后关了室内的空调，打开了居室的全部南窗，顿时，一股清凉的风拥来，自然，清新，使我浑身舒坦极了。夏风，由于生发于炎热的夏天，有赤风、炎风之名。实际上，风都是大气的流动，夏风并不给人带来炎和热，相反，它与和煦的春风一样，给人带来心身的舒畅，因而夏风也被称为南风、薰风、荷风等。白居易的“薰风自南至，吹我池上林”，就是赞赏夏风的。

我扶窗外望，一曲自然交响曲冲向我的耳鼓，高昂，激越，连绵不绝，这就是夏日特有的蝉鸣。蝉鸣在进入七月后已经零星地出现，但像今天这样大规模高频率的合奏，此起彼伏，声浪淹没了附近内环高架路上沙沙的行车声，则是首次展现。雄蝉的鸣叫意在吸引雌蝉，频率越高，吸引力越大，犹如“相亲广告”。夏天温度升高至25℃以上，且光照充足时，雄蝉就特别活跃，其腹部两侧的弹性薄膜，每秒可承受1万次振动，经中空腹腔共鸣后，声音能传50米—100米远。温度越高，喊得越卖力。入伏那天的高温高晴，为蝉提供了“放声高歌”的条件。

“绿槐高柳咽新蝉”，蝉是棲息在槐柳梧桐等绿色树木上的。我居住小区的周围马路，遍植桐槐等行道树，近年来加强维护保养，长得挺拔高大，绿叶如盖。附近小区也多树木摇曳，绿荫匝地，为蝉提供了生存栖息地。大量夏蝉的生成聚集，为城市出现宏大的蝉鸣交响曲创造了条件，它有力显示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。

蝉鸣，是阳光与绿荫交织的交响曲，是大自然的协奏曲，是夏日里不可或缺的一景。“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幽。”它让富有禅意的心更为宁静。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”它显示着高洁之美。蝉鸣这一特有的夏韵，此起彼伏，余音袅袅，生动而又鲜活，有助于人们在“苦夏”调节精神，愉悦情绪。自然，也有人觉得蝉鸣影响休息，乃至近日有人投诉要清除蝉鸣这一“噪声”。应该说，在夏蝉过分集中的地段，蝉鸣声的分贝是比较高的，可超过日常环境噪声标准，不过它不同于交通、工业、建筑和生活的噪声，不是人为之声，而是自然本真之声，是一种天籁，会给人带来一种超越尘俗之快。入伏那天，我站在窗口，当蝉鸣声掩盖了附近高架和马路上的机动车声音时，我就生发了一种虚静感。

蝉鸣在城市多处再现，表明生态环境的有效改进。不过，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，在闹猛的夏季里，蜻蜓、蝴蝶等小精灵仍少有出现，鸟鸣莺啼也不多，至于尾部发光的萤火虫更是少见，过去那种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场景，已近乎绝迹，只成了年轻者的回忆。因此，为了城市生活更美好，需要继续不断加强生态建设，让人与自然更好地和谐共生，让人的生活更美好。

颖翔，我们的父辈是同事，我们曾经一起在故乡红岸上学，他还记得课间时我在他的斜前方做广播体操。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舟山，在这里娶妻生女。他们夫妇载着我沿着海滨公路缓缓前行，舟山多桥，桥把一个岛连接在一起，我们经过了朱家尖大桥和有着六百年历史的沈

家门渔港。这里的传统和历史文化滋养了这对伉俪的文艺气质，颖翔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舟山人，身上不着北方的痕迹，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浙江女子，声音温软甜美，他们养育了一个博士女儿，家庭美满。我听他们讲述舟山的历史，就像讲述他们的家，他们的幸福也感染着我。

不再年轻的故乡人，在三毛的故乡回望遥远的北方故土，时间和空间，纵横交错。夜晚的大海渔火点点，海面矗立的航标灯，帆船林立的港口，蜿蜒宁静的海滨大道，不由得想起三毛《温柔的夜》。他乡遇故人，是一场美好的重逢。

三毛说：“写作先是为让，让父母开心。”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。我的获奖散文，是我父母生前最喜欢的一篇，轻易不表扬我的父亲这次肯定了我，让我有些许安慰。父亲故去后，我收拾他的床铺，发现倒扣着的杂志那一页，正是这一篇《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》。

所以这个三毛散文奖，献给我遥远的在天上的父亲和母亲。



中国影年正好120岁，它在上海发声发光发达，诞生了好多脍炙人口的电影、影星和插曲。90多年前的上海大大小小戏院林立，有专放电影的，也有电影戏曲剧合用一院的。耳熟能详今健在的如大光明、国泰、长江、胜利、黄浦剧场(金城大戏院)……

玫瑰玫瑰我爱你

黄政一

我的长辈集影迷迷于一身，两位女士欢喜的女明星不一样，外婆欢喜胡蝶，妈妈欢喜李丽华，外婆欢喜的一条理由是因了胡蝶脸上有酒窝。两位男士勿响。后来我问爸爸欢喜哪位影星，他说格里高利·派克。外婆开心时会轻哼几句“玫瑰玫瑰我爱你”。当时《天涯歌女》《永远的微笑》《蔷薇处处开》《夜来香》等电影插曲一夜之间在上海滩唱响，紧接着红遍全国。

电影插曲成了流行歌曲令电影公司也始料不及，于是一部电影一两支插曲不稀奇。金牌作词作曲家陈蝶衣、陈歌辛、黎锦光、姚敏等佳作迭出，歌星周璇、白虹、李香兰、姚莉、吴莺音、白光等也璀璨，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在扬子饭店由姚莉唱红，后来被译成英文经美国歌手弗兰克·莱恩演唱，一炮走红世界，且演绎版本也不少。40多年前我听到这支节奏欢快的歌还真以为是“舶来品”，但很快晓得了它是“出口转内销”。

1992年底跟着何国忠先生筹划中国电影金曲首带的编辑工作，磁带中一种是上世纪早期戏曲电影插曲，邀请了当红越剧演员单仰萍、方亚芬来演唱，由黄佩勤指挥，上海金鹰爱乐团倾情演奏，钱素英老师担任录音工作，他们工作真是一丝不苟。国庆节期间社里在西藏中路上海音乐书店举办了《中国早期电影金曲》(附卡拉OK带)首发式，盛况空前。

1995年在市作家协会办公地举办了郭在精先生《秋水与火焰——作家访谈录》研讨会，作为责编的我一下子结识了许多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。机会难得，灵机一动，请大家签名，任溶溶先生高声称赞：“做得好！”我得到一本签名最多的文

学版本，保存至今。在编书中了解了诗人、翻译家吴钧陶的感人事迹，他因为大病一场只能卧床，但从电台英语节目中学会了英语。20多年后经方毅丰先生引荐终于见到了吴钧陶伯伯，请他在《秋》书扉页上签名，再请他在有关其文章上写几句话，吴伯写下了“纸囚一世”。

两年多前的一次闲聊中得悉吴伯有一样“压箱底”的好东西，那是20多年前应薛范先生之邀翻译了几十首20世纪上半叶的老歌，且大多是电影插曲。这一信息让我眼前一亮，可以编一本令人刮目相看的书，但几十首中英对照歌词又显单薄。我把目光锁定了吴伯的外孙谢丰年，请这个80后深挖每首歌的背景资料，然后构建通俗易懂的文章。当我看到文章时，我笃定了。小谢只是说：“吃力！”请老克勒陈钢、杨顺德两位先生为《苏州河边——怀旧歌曲英译》作序，他们欣然接受。《SIA课本上海版牛津英语》主编杨顺德在序中说：“钧陶先生不仅考虑到节奏和韵律，把原文的格律也体现出来了。书中的英译作品是很好的英文诗歌，大家既可以很好地品味欣赏，又能学习钧陶先生的翻译技巧。确实是很好的精神佐料！”陈钢先生说：“吴钧陶先生是著名翻译家，著作颇丰，他又喜欢音乐。当年孜孜不倦、精益求精翻译上海老歌数十首，如果传播到海外，那就是一种‘特别的味道’……”这次20后外公和80后外孙作了一次空中接力。希望这本书能再次勾起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的美好记忆，也能唤起70后乃至年轻人的兴趣，大家一起了解老电影喜欢老歌曲。

传承文化需一代代人的接力，而让外国人更快地了解我们的文化，通俗歌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容易深入人心，方便传唱。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已开了先河，外国人也会喜欢唱重新配器重新翻译的英文歌曲吗？拭目以待。希望在上海再开“外国人学唱中国歌曲”的电视歌会，唱响老歌，一起闹猛。

黄政一